

律历合一与《黄帝内经》的天道哲学

郭松伟, 刘晓燕, 刘化君, 申占国, 彭宜璐, 康帅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秦汉时期的律历, 反映了一种以天、地为认识对象, 以天文历法与音律为认识手段的古代科学体系。律历合一是律历的结构特征, 笔者认为, 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是先秦两汉天道哲学的历法科学背景, 探究律历合一的历史源流和哲学思想, 有助于理解《黄帝内经》天道哲学的深层次结构和逻辑。研究发现, 先民通过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建构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天地感应观念和天地的生化结构。“天-地”与“天地合气-阴阳-四时-五行”是《黄帝内经》天道哲学的两类基本结构, “施化”是联结两个结构的基本逻辑, 三者构成了《黄帝内经》天道哲学的核心内涵。

关键词: 律历; 天道哲学; 天地感应; 阴阳五行; 施化; 《黄帝内经》; 律历合一

Unity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and the philosophy of heaven in *Huangdi Neijing*

GUO Songwei, LIU Xiaoyan, LIU Huajun, SHEN Zhanguo, PENG Yilu, KANG Shuai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an ancient scientific system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heaven and earth, with astronomical calendar and temperament as the means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ty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is the structural feature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y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is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calendar of the philosophy of heaven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unity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eep structure and logic of the philosophy of heaven in *Huangdi Neij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y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of heaven and earth induction and the biochemical structure of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Heaven-earth’ and ‘Heaven-earth qi-yin and yang-four seasons-five elements’ are the two basic structures of *Huangdi Neijing* philosophy of heaven and ‘emission and change’ is the basic logic connecting the two structures. The three constitute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uangdi Neijing* philosophy of heaven.

Keywords: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Philosophy of heaven; Heaven and earth induction; Yin and yang and five elements; Emission and change; *Huangdi Neijing*; Unity of temperament and calendar

《汉书·律历志》记载了一种历法——律历, 律历将历法与音律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法。关于律历, 戴念祖^[1]通过解读汉初太初历、三统历运用黄钟律数的计算方法, 揭示了中国古代乐律与历法相关性的缘由; 唐继凯^[2]探索“以律起历”的疑难问题, 分析了“律历合一”学说在数理表述与哲学表述之间的复杂关系; 薛冬艳^[3]从“律历合一”探究中国古代乐律思想的学理渊源和理论建构, 揭示秦汉生律思维观念与上古天文学有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构关系; 贾祯祯^[4]探究了乐与律的文化分离及汉代律历体系的确立。总结来说, 音律学视角的研究初步揭示了古代音律与历法的复杂关系。律历具

有“以律起历”的特征, 即历元参数本源于乐律的数理, 这一特征的揭示, 强化了学界对于古代历法与乐律学之间关联性的认知。

章启群^[5]指出, 《汉书·律历志》中“律”与“历”交织的学问, 不是简单地把音乐学与天文历法知识相加, 而是一种哲学, 是一个以“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天人哲学。律历具有鲜明的系统特征, 律历合一是律历系统的结构特征。笔者认为, 基于律历合一思辨天地化生万物的规律, 是认识先秦两汉宇宙论的科学路径。更进一步, 笔者认为律历合一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天道哲学的历法背景, 探究律历合一的历史

基金资助: 2024年度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课题(No.ZJKT202400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No.zyyzdxk-2023261)

通信作者: 刘晓燕,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邮编: 100029, E-mail: liuxy1088@sina.com

源流和哲学思想有助于理解《内经》天道哲学的深层次结构和逻辑。

律历合一的起源与发展

1. 律历合一的起源 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早期新石器时代(距今8 000年前)的龟铃(龟甲)、骨龠(骨笛)和特异叉型骨器,这为律学以及律管候气发生的推断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6]。

根据骨龠和叉形器的组合,胡大军^[7]推测贾湖骨龠和叉形器可以作为立杆测影的工具,叉形器的作用是充当表杆,骨龠的作用是充当圭尺。骨龠上音孔的位置是根据日影在特定时节的变化设计出的,而这种设计自然地将音律与天文观测联系起来。通过骨龠上的音孔与日影的对应关系,胡大军论证了二分二至日的影长可以与黄钟、清黄钟、蕤宾等音律相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具有科学实验性质的“律历合一”。

根据龟铃与骨龠的结合,冯时^[8]推断骨龠是用来“候气”以确定四时八节,而龟铃则用于占卜。这种龟铃与骨龠的结合,与后世候气实验中的“效则和,否则卜”原则(《后汉书·律历志》)相呼应。也有学者提出,贾湖的律学可能起源于乐巫的“省风”实践^[9]。“省风”和“候气”都是早期乐巫用来观测天时的方法,“省风”是通过听觉辨别风声来判断季节,而“候气”则是通过律管来候察地气是否按时发泄。贾湖人利用骨龠候气或省风的历法实践,展现了律历合一的理念。这种律历合一体现了早期先民对风律或地气之律与星历之间协调性的认识,这种实践自然而然地使先民形成了一种天地间存在感应的观念。

律历合一思想与早期天道哲学休戚相关。《国语·周语下》记载鲁侯问单襄公天道,单襄公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史是谁,他们又是如何获知天道的呢?瞽史即是太师和太史。太师掌管音乐,太师乐官通过“省风察气”在音律中获知天道;太史掌管天文历法,太史天官通过“观象于天”在天文星历中获知天道^[9]。太师与太史同司天道以授民时,但是两者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由鲁侯之问可以知道,原来周朝的天道正是出自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

2. 律历合一的发展 在先秦的理性化潮流中,《吕氏春秋》的五音十二律体系可以在哲学层面把乐律与天道明晰地关联起来^[10],具体呈现为将音律与历法紧密结合:十二律与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十二时辰都有一一的对应。数字关联起音律与历法,数的神秘性使得律历合一思想也具有了神秘性,这使得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学者在音律、历法以及候气术等方面,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更完美地呈现律历合一思想。

在音律方面,秦汉学人以历的循环带动音律的循环。《吕氏春秋》中通过三分损益、下四上五相生而推演出的十二律,是循

环不回来的十二不平均律,不能像天道一样循环^[10]。这导致从汉代开始的历代学人在数的方面不断地对之进行补正,如,司马迁和京房都是继续推算到六十,以让“还相为宫”得到大致的体现。

在历法方面,秦汉学人“以律起历”,创制出律历。“以律起历”的内涵是历元参数本源于乐律的数理,即以音律中黄钟律管(C)的长度9寸作为历法中“日”的起算基本参数^[11]。在历史上,汉武帝太初元年的太初历是最早见诸史册的律历,它又称为“‘八十一分律’历”。在太初历之后,又有三统历,实际上,三统历是太初历的延续。“‘八十一分律’历”整整应用了190年,以乐律的基本数字作为历法参数的多次成功,牢固地确立了古代中国人的律历合一观念^[12]。

在候气术方面,秦汉学人设计出严密的律管候气实验以候察地气。《后汉书·律历志上》载:“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缊縵。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庖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经现代学者考证,西汉律学家、易学家京房首次正式提出律管候气实验^[13]。在实验中,需要同时观察日影的变化和律管的响声,因为日影与音律之间具有同步的节律。《后汉书·律历上》载:“阴阳合则影至,律气应则灰除”“天效以影,地效以响”,影响相应的实验征象“科学地”反映了律历合一。至此,候气术进入精密实验认知系统,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达至高潮。

精密的律管候气实验问世后,天地感应、律历合一的思想被强有力地证实。以律历合一为“科学背景”的天道思想,成为两汉时期的官方正统思想。《史记·律书》载:“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然而,至宋代时,“律历合一”学说已淡出官方学坛。但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它依然是宋代之后乃至明清学者们赖以思考和推演的理论母本^[2]。

律历合一与《内经》天道哲学

1. 律历合一与《内经》天道哲学的学术渊源 自周代起,在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的深刻影响下,先秦至两汉时期形成了以天地感应为核心的宇宙观。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对风气生成的理解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相信风气的产生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结果。《吕氏春秋·音律》曰:“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这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宇宙中天地相互作用的深刻认识。

正是基于天地感应这一核心观念,战国初期发生了天文学向占星学的历史转折^[14]。这一转折标志着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天象与人间事务之间的联系。由此,秦汉时期出现了邹衍学派,该学派将

占星学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用自然界的阴阳、五行等力量来阐释天地之间的“感应”原理,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德终始说^[15]。邹衍学派的学术思想起源于《管子》,并在《月令》中得到完善,成为秦汉时期思想史的源头^{[16]146}。

随后,董仲舒汇聚了“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的精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理论体系。董仲舒的这一理论是天地感应观念的逻辑延伸,它既根植于邹衍学派的“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又展现出其内在理论建构的严密逻辑。《内经》作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石,其中蕴含了一种新的天人理论体系。《内经》的天人理论不仅是《月令》中天人图式的深化与发展,也是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在人体层面的具体阐释^{[16]301}。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丰富了中医的哲学基础,也为理解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微妙联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从邹衍学派,经过董仲舒到《内经》,秦汉思想形成的天人说学趋于完善。最终,《汉书·律历志》完成了对秦汉天人说学的整合。《汉书·律历志》以律历为核心,通过用“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来统摄度、量、衡等日用知识和法则,建构了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贯通一体、哲学与实用知识内在相连、思想与物质生活密不可分的大系统^[5],这一系统可以称作律历学术体系。

2. 律历合一与《内经》天道哲学的内涵 前辈学者认为,《内经》天道观是建立在古代哲学、天文学和医学基础之上的关于宇宙本体、宇宙演化、天地结构以及天人关系的系统观念,是在对自然之天的经验感受及当时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作出的自然哲学概括^[17]。笔者认为,在此论述的基础上,需要格外地强调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对《内经》天道观的重要影响,因为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塑造了《内经》天道哲学的结构与逻辑。

2.1 天地感应的机制 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深刻地证实了天地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感应关系,天地之间的运作和感应被《汉书·律历志》形象地描述为:“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这一思想在《内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表明《内经》的作者确信天地间的感应是真实存在的,其中天的作用关乎精气,而地的作用则是生成万物和承载万物。《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也强调了这一观点。

“天-地”是律历学术体系和《内经》天道哲学的基本结构,关于天、地是如何感应的,以往只有笼统的论述。笔者通过律管候气实验来思考、推演律历合一的基本原理,并验证传世文献,发现“施化”是律历学术体系中天地感应的机制^[18]。《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载了施化的内涵:“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

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通过天的施气和地的含化,天地感应的机制得以清晰展现(图1),而“气”这一概念也逻辑性地融入到秦汉时期的有机宇宙论中,成为连接天地、解释自然现象和生命活动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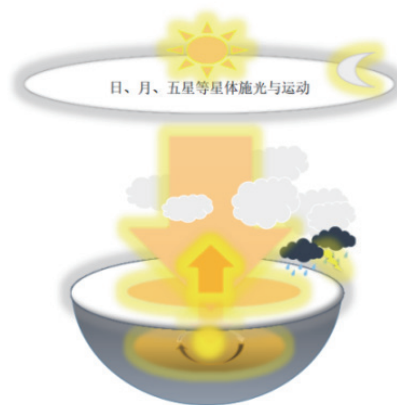


图1 天施地化图

2.2 天地合气的生化结构 《淮南子·天文训》载:“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笔者认为,阴阳、四时、五行在本质上属于天地感应的产物——天地合气的变化或分类,或者说它们是天地合气的不同结构。

由上文施化的内涵可知,天地感应的场所是地体之中^[19]。《素问·阴阳离合论》也较为明确地指出天地合气贮藏在地体,其曰:“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据此,从天地合气的角度看,阴阳是天地合气的内外结构,在地体外的为阳气,主动;在地体内的为阴气,主静。《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这些经典论述都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阴阳具有多义性。在天道哲学中,有以天地为本体的施化阴阳,也有以天地合气为本体的内外阴阳,还有以阳气(风气、云雨)为本体的升降阴阳。在阅读经典时,应当注意鉴别。

四时是天地合气的时间结构,不必详言。天地合气的五行结构最值得玩味,在已知四时是五行的主体内涵的前提下,根据“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管子·四时》)、“中央土以灌四旁”(《素问·玉机真脏论》)的原理及四方五位的空间特征,可以推测中央土的本意是指地气,亦即天地合气。因

此,可以推知,五行的本始内涵是“天地合气(中央)-四时(四方)”^[20]。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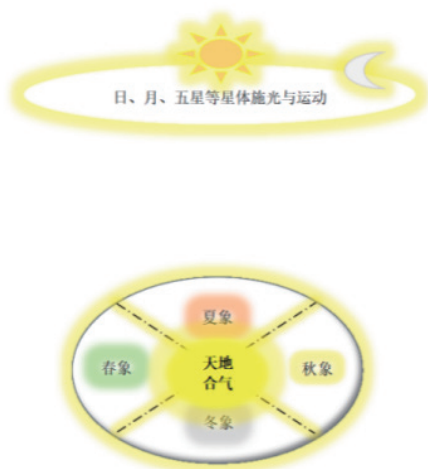


图2 “天地合气-四时”五行图

“天地合气-四时”五行不具备生克结构与功能,而内含中央天地合气主宰四方四时的结构和功能。“天地合气-四时”五行在实际分类应用的推动下,在内部本体张力和结构张力的冲击下,必然会发展出“时”这一层次的五时生克五行^[20]。五时生克五行也是天地合气的一种重要结构。

小结

《内经》的天人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天道哲学之中,《内经》的天道哲学大体形成在董仲舒和《汉书·律历志》之间,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月令》《管子》以及邹衍的天道哲学观念。同时,笔者发现,这一思想脉络的源头活水乃是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

律历合一思想及其实践不仅是《内经》天道哲学的历法科学背景,更是其理论内涵的精华所在。总结来说,“天-地”与“天地合气-阴阳-四时-五行”是《内经》天道哲学的两类基本结构,施化是联结两个结构的基本逻辑,三者构成了《内经》天道哲学的核心内涵。《内经》天道哲学的结构和逻辑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它们不仅具有深邃的哲学意义,而且对于深化中医的自然观、身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的认知,以及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戴念祖.“律历志”的由来:解密中国古代乐律与历法相关性的缘由.中国音乐学,2015(2):5-11

[2] 唐继凯.“以律起历”疑难:“律历合一”学说之数理表述与哲学表述间的纠结.民族艺术,2017(1):149-157

[3] 薛冬艳.声生于日,律生于辰:阐发先秦、两汉二分、三分生律思维.中国音乐,2018(2):64-72

[4] 贾祯祯.论乐、律的文化分离与汉代律历体系的确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4):69-79

[5] 章启群.《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6(3):8-15

[6] 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3):50-55

[7] 胡大军.伏羲密码:九千年中华文明源头新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98-116

[8]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97

[9] 张国安.大师与律历:《周礼》乐官与先秦乐文化源流考述.艺术百家,2007(6):62-69,5

[10] 张法.龠-管-律:远古乐律与天道.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3):36-45

[11] 陈美乐.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24-126

[12] 戴念祖,王洪见.论乐律与历法、度量衡相和合的古代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32(2):192-202

[13] 张娟,王志圆.20世纪以来“候气法”研究述评.晋阳学刊,2024(6):126-135

[14] 章启群.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6):42-57,67,93-94

[15] 章启群.两汉经学观念与占星学思想:邹衍学说的思想史意义探幽.哲学研究,2009(1):20-29,128

[16] 章启群.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7] 曲黎敏.《黄帝内经》天道观研究.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3

[18] 郭松伟,张庆祥,孟庆岩,等.律历时空观与气象思维.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8):3627-3630

[19] 郭松伟,张庆祥,张露,等.律历时空观与神机气立.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0):4594-4597

[20] 郭松伟,刘晓燕,张庆祥,等.律历时空观与五行新解.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12):6396-6400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8日)